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6.010

# 论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的 “社会革命”思想

王晓峰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后运用阶级分析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力作。对这个文本的解读仅仅立足于文本本身是不够的,从毛泽东思想史来看,这个文本实际上是标识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文本,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与以往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彻底决裂、清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进行中国化实践的关键文本,同时也是毛泽东开始从社会问题走向社会革命、从社会革命深入政治革命的真正开端。从本质层面讲,明确“社会革命”思想显然是毛泽东真正把握社会和革命有机辩证统一的产物,既包含着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入,又包含着对革命性质的再思考,是蕴含着总体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的唯物辩证法思维,对新时代把握“社会革命”命题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社会革命;毛泽东;唯物辩证法;社会问题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6-0044-08

准确地讲,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似乎没有完整清晰的“社会革命”思想,但经过深度挖掘后可以发现,毛泽东早期转向马克思主义后“社会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和升华过程。即毛泽东1920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就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在理论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之后,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呢?显然,不能认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很快就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政治革命问题即夺取政权问题的思想(实际上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才真正明确提出取得政权问题,这可被视为真正的政治革命),而在这之前即1920年至1927年间,占据毛泽东思想主导地位的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这并不是说此时毛泽东没有政治革命思想的维度(其实当时政治革命思想是融入社会革命思想中的,并没

有呈现出十分强烈的独立逻辑,即如何真正地把握和解决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问题),而从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来看,马克思主义一开始主要是被视为一种“社会革命”思潮而被认识和接受的,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明确形成了社会革命思想。

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形成的“社会革命”思想与当时其他人的思想不一样,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没有停滞在抽象的“社会革命”思想上,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正确解释深入地、具体地、发展地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和把握中,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是毛泽东后来强化政治革命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是其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思维方法的真正开端,是毛泽东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后来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

收稿日期:2021-06-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DJ042)

作者简介:王晓峰(1982—),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sup>①</sup>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sup>①</sup>可见,从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其内在不可忽视的要求和规定,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总体性视野和关键性环节。

### 一 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形成

何谓社会革命,首先就需要解释何谓革命。毛泽东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sup>②</sup>而从范围和程度上讲,“所谓革命是指这样一种改造活动,它影响深远,发展迅猛,且具有与过去一刀两断或曰连续性中断的特征。”<sup>③</sup>因此革命具有根本性和彻底性,本质上属于表示现实改变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改变世界”旨趣的集中体现和表达,不仅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而且可以发生在社会各个领域(如工业革命)。社会革命,一种体现革命普遍性和广泛性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形成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明确社会革命,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蒲鲁东等各种改良主义学说的批判,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有了真正落脚点。

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形成的社会革命思想是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毛泽东面对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它既是毛泽东对之前思想彻底清算的需要,也是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直接要求,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从社会问题转向政治革命的重要桥梁。正是建立在对社会革命的一种持续追求和现实把握基础上,毛泽东后来才真正地以更加深入具体的政治革命来完整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革命目标。

当然,在这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对自身之前的思想进行了清算,坚持了能够与社会革命思想相融合的部分(《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思想),而且对之前的错误思想如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在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中初步掌握和建构了社会革命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中国社会具体实际中得以真正地展开,打开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后续发展。

第一,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是对自身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彻底清算。毛泽东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是复杂的。毛泽东讲,他当时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sup>④</sup>。后来,毛泽东又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强烈的认同。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在社会革命思想影响下,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彻底清算。1921年,毛泽东指出:“我国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sup>⑤</sup>一个国家同一个工厂一样,不能没有政治组织,政府是需要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sup>⑥</sup>。发动革命、保护革命、完成革命都需要政治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才能改建社会经济制度。唯物史观使得毛泽东开始高度关注现实中的社会革命问题,过去抽象讨论、攀谈大事的唯心主义倾向在现实中被阶级斗争的实践问题所彻底清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推翻旧有的政治组织需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必须让位于马克思主义,因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组织和各种制度,都是人类悠久的历史集积而来的,并且受了合理的判断所指导所开拓所蓄积而成的,正所谓根深蒂固,决不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③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7页。

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一人或数人的意见或感情表现所能颠覆所能绝灭的。要干这种革命事业,必定要具有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方能办到的。说到这里,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sup>①</sup>。显然,从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上看,毛泽东认为无政府主义具有激进的一面,但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没有关于历史正确解释的理论根基,应该被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革命问题所取代,应该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展开中国社会革命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第二,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毛泽东跟很多青年人一样,带有书生气,喜欢在抽象学理层面上谈论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很多思想已经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但还没有具备完全的现实性,《体育之研究》《〈伦理学〉批注》《民众的大联合》等一大批早期著作与毛泽东1920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著作存在着鲜明的区别,这是毛泽东深入社会、社会推动他转入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这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正确解释历史的学说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从中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主义总体上追求的是一种社会革命,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目标和手段真正落实在中国社会具体实际中时,他发现必须要以共产主义、俄式道路、阶级专政和可以预计效果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在实践中坚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改革的实现,当时所处的混乱时代是社会革命的生母,政治上的更反动更混乱是实现民主的圣药,从大乱到实现大治,这充分坚持了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从一定历史条件出发的规定,社会革命的基础是经济条件,不是意志,初步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消化和运用。

第三,“社会革命”成了毛泽东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力点。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其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经验主义科学的根本。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将这一原则坚持和发展在具体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建构出

两者的有机互动。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其认识和思维就具有强烈的“实践特色”,注重身体力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其内在的“社会革命”思想更加强化了“实践先行”<sup>②</sup>的实践特色,使其积极投身于具体社会革命实践中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毛泽东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将“社会革命”思想真正建构在中国大地上的完整发展逻辑。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积极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谋求马克思主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成了毛泽东当时社会活动的主题和追求。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对实践活动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及时纠正各种错误行为背后的错误思想,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其普遍真理真正地通俗易懂,被中国人真正掌握,成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但现实的困难和挑战,确实是毛泽东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初,毛泽东实际上对“社会革命”实践并没有达到娴熟程度。但随着“社会革命”实践的不断推进,毛泽东后来还是逐步认识到要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地坚持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来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展现出力量和空间,以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二 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内容和特征

《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是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革命主体认识上,毛泽东经历了国民革命、社会革命、农民革命的发展变化,中国具体社会的认识和把握伴随着毛泽东革命认识的深化,从抽象的革命观念上升到具体的革命观念,是在一步步深化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在把握中国社会实际过程中通过对社会矛盾的认识而逐渐加深的。它体现出来的内容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中国社会问题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才能真正地解

<sup>①</sup>“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sup>②</sup>尚庆飞:《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凸显“实践先行”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决;中国社会革命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问题)实际来建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消化和运用是一个强有力的放大镜,能够实现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建构社会革命的总体性框架和路线。至于究竟如何真正地在中国实际中开展阶级斗争实践,在1927年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形成真正强有力的科学逻辑。但不可否认,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在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毛泽东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后来毛泽东社会实践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其社会革命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近藤邦康指出:“毛的早期思想在进入农村后,在农民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具体化,在此基础上,红军士兵获得了‘精神解放’使自己成为革命的主体。”<sup>①</sup>因此,正确把握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是深入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前提。

粗略地讲,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过程,从1920年至1927年的著作来看,毛泽东主要处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当然坚持中有发展),1927年之后才是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前一阶段,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实证色彩浓厚,似乎有点类似于主要想搞清楚“是什么”问题(也有粗略“怎么办”的宏观思考);后一阶段,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则带有强烈的可操作性色彩,似乎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整体上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和规律的探索和反映,那种认为毛泽东天生就知道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答案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事实上,毛泽东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影响下以中国社会革命问题为突破口才真正地建构出中国革命问题的完整逻辑的,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背后呈

现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内容和特征主要可能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依据中国具体实际把握社会革命。在将社会革命思想落实到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社会革命的主体和条件。“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需要,反映了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必然趋势。”<sup>②</sup>强调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分析、理解和掌握。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就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内外部形势,指出中国社会革命的目标即实现统一在最近期间内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在当前无法统一,“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sup>③</sup>。这显然是从中国具体实际即社会经济把握社会革命的体现。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具体实际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出发点,它易于产生革命的观念和行动。他指出:“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sup>④</sup>与之前的“民众”概念相比,毛泽东这里的“国民”概念显然更加具有现实感,更能体现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反映,这就使得社会革命的主体把握真正地落实在中国具体实际中了。需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具体实际把握社会革命并不意味着就能完全解决它,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革命的主体即‘全国国民’的认识和为获取胜利的战略战术还不大清楚”<sup>⑤</sup>。就如史华慈在分析“毛泽东主义”战略时所指出的那样,“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最终使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走向胜利”<sup>⑥</sup>。

第二,根据社会阶级建构社会革命。在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发展中,以社会阶级建构社会革

①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②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⑤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⑥本杰明·I·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命是他早期马克思主义水平和能力的集中体现。1925年,毛泽东指出:“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现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sup>①</sup>以社会阶级把握国民革命、以国民革命实现社会革命,充分展现出毛泽东以社会阶级建构社会革命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又从社会结构以社会阶级的视角分析了社会力量。“由此将阶级分析扩大到整个中国社会,并提出了国民革命的新战略。”<sup>②</sup>使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多数的民众的大联合势必战胜少数的强权者的大联合这一‘人民’理想主义,在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及革命战略中更加具体化了”<sup>③</sup>。同时,“毛泽东给多数群众的大联合势必战胜少数的强权者的大联合这一五四新思想,镶嵌了阶级斗争理论的钢筋,道破多数的贫困农民势必推翻少数地主的权力,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必将胜利,由此将‘人民’理想主义更加具体化了”<sup>④</sup>。而在社会阶级分析中抓住社会革命主力军农民,就使得毛泽东国民革命思想更具现实性。“中国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sup>⑤</sup>这样,“毛本人的‘民众的大联合’、李大钊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精神解放’等表现出来的‘个性自由、共性互助’的五四运动中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的思想,进入了农村,并在农民的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的运动中具体化。但这是在农民推翻地主权力、建立农民权力、‘独裁一切’、压制地主剥夺其发言权的苛烈的阶级斗争的形态中进行的”<sup>⑥</sup>。从阶级分析走向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中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才真正地得以成熟。“至于20世纪20年代在农村以农民战争形式出现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虽不是发起者,但却

是最成功的代表者,他在农村根据地以游击战的方式为革命开辟了道路。”<sup>⑦</sup>

第三,充分把握“社会革命”的完整逻辑。在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后,其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都展现出与之前很不一样。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激励下,毛泽东积极主动地明确“社会革命”的实践逻辑,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不仅深入全面,而且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针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毛泽东深刻而具体地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并指出,教育匮乏、工商业发展不足、人民的组织微弱、铁路建设不充分、政党不强不大、报纸发行不足等问题建构出来的社会经济情形,是其客观理由。正是基于经济发展、民族解放、人民统治等全面性的思考,毛泽东认识到,必须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组织,指挥全国革命运动。既要掌握阶级分析法以真正地解决革命问题,实现革命民众的统治,又要充分地展开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斗争。对敌人的军事、宣传、教育等企图消灭我们的所有力量,不能放任,必须反攻,以实际事实的叙述“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必须把握当前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实际革命的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革命的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已经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工农阶级作为一个社会的势力在革命中的作用必须高度肯定,“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sup>⑧</sup>。在毛泽东看来,随着革命潮流逐渐高涨,中国革命运动必将由少数人扩大到多数人,而对以往革命运动尤其是巴黎公社的反思,则使毛泽东认识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须把握住两点: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因而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不能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或许正是对革命的方法的强调,使毛泽东逐渐地建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②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③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④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⑥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⑦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9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构成“社会革命”的真正完整逻辑。其中,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不仅符合当时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实质要求,而且使国民革命更加深入扎实,把握住了中心问题,农民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它才会成功。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得以真正地建构出“社会革命”的完整逻辑,由国民革命走向后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继续强调充分把握革命斗争的范围和领域、强调革命方法的学习,使“社会革命”在一种发展运动中逐渐地趋于成功。

### 三 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历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sup>①</sup>社会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其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及其运动与新中国70年紧密相伴<sup>②</sup>。从总体性和历史性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以贯之的伟大社会革命,不能进行拆分和加以割裂”<sup>③</sup>。社会革命统摄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时代的实践主题,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实践主题都应该从社会革命的总体性和历史性进行理解和把握,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价值旨归的共产主义信仰来定位和把握,综合把握不同时代实践主题的复杂性、“一以贯之”的共同性、有机整体性。

从社会矛盾认识和把握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境界和水平的重要体现。马克思强调,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形式,必须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不能主观地以单纯的意志建构社会革命,更不能脱离社会矛盾,忽视社会矛盾对社会革命建构的重要作用,要充分认识到社会革命的普遍性和根本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具体总体性。“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

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sup>④</sup>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充分强调社会实际和社会矛盾,充分把握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对社会革命建构的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把握就离不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所凸显出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在这过程中,毛泽东充分体现出了总体性、历史性把握中国当时错综复杂具体现实的能力,从而以唯物辩证法建构社会革命,使得“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sup>⑤</sup>。在旧社会、旧思想、旧生活条件中建构社会革命,使得毛泽东社会革命成了一种真正彻底的革命,“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sup>⑥</sup>。为了赢得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胜利,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且努力改善农民的状况,从中国最基层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使毛泽东的社会革命更具彻底性和深刻性。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效应,就在于毛泽东唯物辩证地把握了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的具体现实,因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sup>⑦</sup>。如果不能唯物辩证地把握社会革命的前提和过程,那么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恐怕就不能体现其价值和魅力。

第一,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机辩证统一起来把握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的具体现实。能不能实现真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在于能不能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总体性、历史性地有机辩证统一起来。“毛泽东像列宁那样,把政治看作‘主线’,把夺取政权看作其他方面变革的关键。同时,他认为,如果要实现政治革命,就要把民族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看作政治革命必不可少的补充。”<sup>⑧</sup>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革命中的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②韩步江:《新中国70年与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③侯惠勤:《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时刻保持战略定力》,《红旗文稿》2019年第23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

⑧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7页。

地位和作用必须区别对待,掌握社会革命的根本(基础)在哪里,如何实现社会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继承孙中山汉族推翻国家——满清异族专制王朝,创立扩大社会——村落自治团结的中华民国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并将其发展为农民推翻作为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基础的村落的土豪劣绅专制统治的社会革命。”<sup>①</sup>将社会革命的主体聚焦于农民,强调通过农民推翻农村中的专制政治统治来实现社会革命,这就是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原创性所在。“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学习。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成功。”<sup>②</sup>而正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的首肯,才使得毛泽东基于此建构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完整逻辑,“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sup>③</sup>。这也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sup>④</sup>。中国农民运动能真正有机辩证地把握中国具体现实,因为“中国农民运动乃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sup>⑤</sup>。可见,人民优先于党的革命观,是毛泽东社会革命思想的鲜明特色。

第二,将当前和长远辩证结合起来把握中国当时错综复杂的具体现实。以运动发展的眼光把握社会革命是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中国具体现实的体现。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具体现实中包含着力量、蕴含着发展变化,实践辩证法必须坚

持唯物主义根基<sup>⑥</sup>,既要看当前,又要看长远,同时还要看世界。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sup>⑦</sup>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坚信通过人民群众的努力能够实现社会革命,但必须找到一种揭露内在于人类意识与行为、有目的的历史变革的可能性方案,以便为革命提供哲学说明<sup>⑧</sup>。为此,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社会革命,从历史发展连续性上充分地建构社会革命思想,不是完全地推翻自身思想发展的逻辑,而是对自身思想辩证扬弃的发展。“如果毛泽东在1919年的思想也和这个时期一些年纪较大、学问较多的人一样,是一种由多种影响组成的混合物,那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sup>⑨</sup>通过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进行自我扬弃,显然是毛泽东在思想历史发展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体现,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社会革命一直有一个明确努力的长远目标,“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整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个人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使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和强盛起来”<sup>⑩</sup>。

第三,将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有机结合来建构社会革命。毛泽东能够成功地建构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全面深入地把握“社会革命”的完整逻辑,又要灵活机动地把握其运动方向。毛泽东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信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但在早期把握当时革命性质问题时还是坚持国民革命

①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②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8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⑥韩步江:《论毛泽东实践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根基——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中的“辩证法与延安道路”谈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⑧尼克·奈特,王璇:《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求索》2019年第1期。

⑨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⑩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性质的。他强调把握革命活动的历史性,坚持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发展辛亥革命的革命纲领,不能因革命遇到挫折或失败,就放弃革命,要在社会具体实际中真正地坚持和发展革命,深入总结各种革命经验和教训,把握革命要解决什么问题 and 如何解决问题,明确革命的真正目标和有效手段,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建构出“社会革命”的真正逻辑,不停留在各种抽象而不切实际的革命主义上。坚持在具体掌握革命本质的基础上完整地建构“社会革命”,既能做到有的放矢,又能做到兼顾方方面面,在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变化中,积极主动地建构革命的目标和手段,以使“社会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够真正地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社会矛盾极其复杂,需要结合社会客观实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状况,并以此明确革命目标和创造革命手段。通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并拥护革

命,就需要解决土地等生产资料问题,进行土地革命,以“打土豪、分田地”等方式解决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问题,深化阶级斗争,把握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当革命随着条件的发展变化进入到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又明确指出,要以统一战线等方式解决民族矛盾问题,强化抗日斗争,把握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由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明确社会革命的目标和手段,是毛泽东建构社会革命的深厚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在更多的时候,毛泽东对社会革命的建构实际上是一种复杂性建构,不仅抓社会主要矛盾,而且抓社会次要矛盾,在全局整体层面上建构“社会革命”的完整逻辑。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和掌握“社会革命”规律的能力和水平,明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强调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有机统一进行“社会革命”,在具体层面上又创造出各种凝聚和发挥革命力量的措施和手段,最终使“社会革命”在一种目标和手段有机结合的发展中走向了成功。

## The Thought of “Social Revolution” After Mao Zedong Turned to Marxism

WANG Xi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anj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210023, China)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is Mao Zedong's classic masterpiece of applying class analysi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fter his turn to Marxism. It may not be enough to interpret the text on the basis of literal facts, but the history of the Maoism suggests that it was an important text that marked the shift in Mao Zedong's early thinking. It is the key text of Mao Zedong's radical break with the non-Marxist thought after his turn to Marxism, his liquidation and initial practice of sinicization by appl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It was also the real beginning of Mao Zedong's transformation from social problems to social revolution and from social revolution to political revolution, so it has both a strongly theoretical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ality. In essenc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thought of “social revolution” is the thinking crystallization of Mao Zedong's real grasp of the organically dialectical unity of society and revolution, which contains not only the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roblems, but also the rethinking of the nature of revolution, and the materialist dialectic thinking of overall, historical and dialectical nature. Therefore, it ha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proposition of “social 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ocial revolution; Mao Zedong; materialist dialectics; social problems

(责任校对 莫秀珍)